

奪命驕娃

巨龙生 著

(下册)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*****5*****

夺命骄娃

巨龙生 著

(下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元吉

封面设计：巨 峰

夺 命 骄 娃 (共 三 册)

巨龙生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 林 市 印 刷 厂 印 刷

吉 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25.5 插页 24 540 千字

1 9 9 2 年 1 月 第 1 版

1995 年 11 月 第二次印刷

ISBN7 - 80508 - 726 - 1/I·188

印 数：10,000 - 15,000 册

定价：21.80 元

那位满头白发，一脸皱纹，手持鹄头拐，
瘦指如钩的，正是黑风老怪！



里面又走出二十四个少女，个个都是
柳眉琼鼻，美艳绝伦。

神儒圣者将三女扶起：“老朽失态了，三位快起！”



冷哼过后，冷艳香等三女四周忽然出现八个黑衣黑披风，头蒙黑巾的骷髅人



马甲利牙手指腋下昏死的冷艳

香道：“我自入关内，即闻月殿
嫦娥之艳名……”

他身子刚动，就听招风耳和尚喝道：“还
不快快停着，想死不成！”



寒潭水面，突如山洪暴发，神剑
随水柱冲天而起

几位历尽劫波的男女，迈着祈禱的步
子，向秀美的山谷走去



第二十六章 石破天惊

却说安琪闻听有脚步声传来，虽然内心吃惊，但神色仍然不动，他手掌脚心，行功突地加急，功力所汇，热流更急，另一方面，他却以“阴阳两分极”的佛家妙法，毫不松懈地监查来人。

细响在百丈之外发出之后，稍作停留，即又在八十丈左右发出，眨眼之间，已然逼至五十丈！三十丈！

安琪算计着，而热流奔放依旧，四股真气，已历尽“逆收”的“阴脉主管”，齐灌总纽血库，王森心房一阵剧热，热流衝撞，引起此处恍如火烧，形同巨浪，而王森呼吸大为增急，太阳穴旁，汗水直淌。

“咦！”

这一声“咦！”乃发自三十丈之外的来人，似乎，他一双搜寻的眼光，已经发觉了安琪在三十丈布置的一切。

他可想不到这一声“咦！”虽细若蚊鸣，但入安琪之耳，却令安琪心头之下，舒了一口气！

“原来此人直到近前方才有所见，眼光如此，武功不足道

也。”

安琪心想至此，乃不复将来人放在心上，仍倾全力为追魂秀士王森导元行功。

此际洪流在总纽连转之后，已转入“阳脉主管”之道，循“顺放”之数，节节畅流，穴穴畅通，顺周身血液环游之脉而行。

追魂秀士王森知觉渐异，神志已渐恢复，耳中陡间安琪传音道：“紧守丹田……舒真元之气，放总纽之血，气驱血走，血随气行……”

“左三阳属手之经脉，如转赴阴，引动双臂之肌肤，痛楚必在难免，切莫怠忽，否则前功尽弃。”

其言至此，果觉血液转流，自“阳明大肠”，“太阳小肠”，“少阳三焦”转行“厥阴肝经”，“太阳肺经”，“少阳心经”下际，双臂肌肤，陡如油煎滚烫，几乎每一个毛细孔都在爆炸，每一节骨骼都在破裂。

突地，三十丈外，扬起了一连串鬼哭似地笑声。洞深幽距，阵阵传来，如万千鬼怪魅魍，枭叫啾啾！

王森陡闻此声，心神猛震，全身真元，不由为之一缩，十二经脉曲活之血，竟齐齐骚动，乱迸四下，不能压抑！

安琪神灵通心，王森一缩，他已警觉，慌忙脚、手齐发其劲，拼却损耗自己内力，奋力压住乱流，使之归复，口气一沉，含威说道：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为山九仞，且可功亏一篑？森哥哥，你定力颇强，为何在紧急关头，竟不能把持。”

这几句话如当头棒喝，追魂秀士王森闻言汗流夹背，忙收敛心神，努力使自己阴阳调配，守关寻元，身外一切，付

之不闻不问。

就在这时，三十丈之外的笑声，已由轻蔑而变愤怒，怒吼中间夹着阵阵咒骂与嚣叫：“桃花居士！你这狗娘养的，本教教主好意请你上山，你却弄什么玄虚，摆布了‘一线天’，又复在此……”

“好畜牲，居然也行兵布阵起来，老子非把它踏平……”

安琪以“阴阳两分极”之绝世功学，对来人漫骂听得清清楚楚。不禁微“哼！”了一声，决心把刚才的怨气，发作在来人身上。

来人一阵漫骂之后，竟出双掌，陡然挥发，只听得“轰隆！”“轰隆！”撼天动地，迭传而至！

安琪心中暗笑道：“少爷摆布这些巨石，重达千斤，小的也不少于五百余斤，六、七十块，够你打一会的，哈哈！”

原来安琪一入此洞，双掌随挥，处处堆立的巨石，集于三十丈之处，成一巨墙，来人不察于此，竟使出吃乳力气，打得石屑纷飞。但累得气喘如牛，却只打碎了一块巨石，道仍未通。于是决心倾全身之力，将巨石推出洞外！

安琪渐觉石墙已被逼回，二十丈左右，十五丈左右，十丈之距……

追魂秀士王森又开始有点把持不定，然而，此际行功最为紧要，稍一失常，就要前功尽失。

在其双臂之间，酷热之气，早已消逝无余，阴阳经脉，已渐渐吻合，血液虽未通畅，然真气已稍能采骊宫，进端末，只要他追魂秀士王森能按原先定力行功运元，即可畅其所流。

然而王森却在此时，又被石破天惊的霹雳之声，撼动心神，无法把握！

假桃花居士安琪运功受阻，立又觉到王森失态，欲待发话，却苦于巨响淹没一切声响，于是双手陡地一拢，王森被势所引，手掌亦合，安琪乘势拨出左间姆、食两指，抵王森左掌掌心，另三指仍抵王森右掌，迅出右掌，疾奔王森“百汇”主穴贴住，奋力一提，真气如汪洋大江洪流，挟汹涌巨涛之势，奔驰而下。

就在安琪手掌易位之际，蓦地，石墙突然发出一阵尖锐磨擦之音，刺耳惊心，荡魂动魄，陡然暴退二丈左右，距安琪所处之地，仅留七丈！

六丈！

已至五丈！

安琪定力再高，在紧要关头，已不容他再无动于衷！

倏然，一个奇异决定，闪电般地掠过他的脑海！

“胜败成毁，在此一举！”

心念甫定，双臂突然一举，含劲极重，疾向王森双脚膝击去，同时，右掌五指一收一放，但闻得王森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！”全身为之怔然一凛，真气紧缩，神态猛地清醒起来。

安琪一举得机，更不怠慢，口中传声“我要抽掌破敌了，好自为之，莫再迷神！”

一言说罢，突撤左掌，内劲猛运，五指倏展，翻挥而去，“袖里乾坤”中蓄足“一转乾坤浩然罡气”，迎面打出！

“碰！”

巨响陡生，王森耳闻“吱吱——”直响，听觉如失。

数丈石墙，在“袖里乾坤”一击之下，生生被逼裂一道宽约四尺左右的裂隙。对面来人，陡遇巨震，欲待闪避，已嫌太迟，惨叫声起，人被撞出十丈之外！

饶是他功夫高强，临危不乱，身在虚空，猛然一躬，左右双臂，疾挥而起，将逼近之石块拨开，同时，亦借其势，缓和反潜之力，使躯体慢慢降落。

待他身形一落，只见他双眼一睁，凶光暴露，怒喝道：“桃花居士，狗娘养的，老太爷是掌托昆仑，指穿天山的镇三峡哈里曼，你既布下石阵，为何胆小如鼠，躲在暗处，鬼鬼崇崇称何好汉，有胆量，出来与老太爷大战三百合！”

“哼！三百合？”

自称掌托昆仑，指穿天山的镇三峡哈里曼，正在大放厥词之际，突闻这声冷峻的声音，忙循声望去，只见黑暗之处，两道剑气般的神光，在数丈之外闪耀。

哈里曼一见之下，神魂一凛；但他毕竟有几分功力，猛吞下一口口水，暴喝一声：“慕容兰絮，休得装神扮鬼，看掌！”手掌翻处，如同狂风暴雨，疾奔寒星隐现之处打去！

安琪面含微笑，身形已侧，横移一丈。

哈里曼一击不中，猛哼一声，逼近七、八尺，双掌一拱，罡风如云涌雷动，波涛汹涌，又向安琪立身处打来。

假桃花居士慕容兰絮的安琪，见其不知进退，心头火起，暗运八成功力于左臂五指之内，洪喝一声：“着掌！”；声到劲至，疾如击电，竟突过哈里曼凶猛劲气，点向胸前“幽门”、“通谷”两穴而至！

镇三峡哈里曼心头大惊，忙一闪身，疾收掌劲，朝前紧封，固守全身上下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

谁知假桃花居士安琪，早已恼其谓“掌托昆仑”，“指穿天山”等有污师门“武林三圣”居住之地的狂言，存心让他吃苦，一掌甫出，宽袖即发，口中暴喝一声道：“哈里曼！你

受用吧！”

哈里曼一听话意不善，正欲闪避，陡觉一股无形罡气，撞在前胸，全身一震，喉间突一咸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惨叫一声，身形倏转，急翻身向后逃去！

追魂秀士王森，此时已觉血脉畅通，口角一动，倏见假桃花居士猛出双手，在其两肩以下，奋力一扯，王森陡觉痛彻心脾，正想出声，安琪却将一样东西纳入怀内，另出一物，塞在他的手里，口中传音道：“取出银筒，可安然出山，会合香妹妹等人，再为琪弟弟作后援，强敌已至，不可延迟！”

其言甫毕，王森未及询问，已见安琪两肩一抖，身如飞云，直入幽洞深处！

追魂秀士王森叫声：“琪弟弟！”不见回响，正自纳闷之际，惊听一声怒叱，发自幽洞数十丈之外，王森暗喝：“不好！”身子一动，朝前急驰而去！

却说安琪击伤镇三峡哈里曼之后，一见王森疗治工作已经完成，乃奋力扯下手臂外皮，伸手入怀，将“银筒”纳其手中，交代几句，即朝幽洞驰去！

追魂秀士王森陡然一怔，呼叫不见回答，知其去远，方欲观察手臂之际，蓦听一声怒叱，发自数十丈之外的幽洞深处，声音分明是安琪语调，他心悬安琪安危，身子一动，朝前急驰而去。

然而，当追魂秀士王森驰达幽洞之时，突然寒光万道，映入眼帘，使之吃惊非小！细细观之，离洞口仅一丈左右，岩石齐刷刷切断，只见下面粼波涟涟，浪花四溅，一个巨湖，横阻其前。

安琪竟在此处神秘失踪！

王森昂首四望，周围耸山峻岭环抱，而均至此断然切开，下临深渊，水天连接。于是，他心中暗想：“也许琪弟弟追赶强敌，望峰林间之密林而去了。”

想至此，猛然省悟适才琪弟弟交与自己一个银筒，不知何物，乃低头细看，谁知一看之下，喜出望外，原来他的一双猿臂，竟似脱下一层皮似的，白毛尽脱，厚皮全去，利爪皆离，变成一双红润健康的玉臂！

王森欢喜之余，忙又打量手中的银筒，却见银筒中有拇指般大小的圆孔，光亮可鉴，然却瞧不出有何异样。

他把玩片刻，心中狐疑越大，暗念：“琪弟弟所言，持此可安然转出哀牢山，却为何没甚出奇处呢？”

追魂秀士王森乃将银筒提起，对着太阳，眼望筒管看去，银筒中孔在日光映照之下，竟出现：“银筒为记，可入敝山”，八个蚂蚁大小的字样，刻在筒孔之内。

这一发现，使追魂秀士精神陡然振奋，蓦然，他双眉一挑，喝一声“走！”身形已起，直出幽洞之外，下临迷雾云海，正是“一线天”天险之处，眼见云雾飘渺，冷风凝寒，仍然开眼打量四周，当他目触“一线天”三个指划而成的巨字时，蓦闻底下有厮杀叱咤之声，王森双臂一分，鼓劲双袖之间，拂拂生风，缓和下降之势，缓缓泻落，直到八丈左右时，已看清下面峡谷以外的广场上，两团人影，急追疾扑，扑斗正骤。

王森居高临下，瞧得清清楚楚，斗场中那个身材魁梧，面如熏枣，掌风劲健者是白𪞐帮总舵主无名叟，对方那位紫袈裟，长眉细目，中等身材乃南天竺和尚摩哈，另有两位场外观阵之人，一为白衣道姑打扮的眇仙娘陆翠兰，另一妙龄女郎，美艳如仙，秀发披肩，乃失踪甚久的月殿嫦娥冷艳香姑

娘。

在安琪辞别仁人，独入虎穴之后，彼等仁人乃依安琪之言，欲出哀牢山外。怎奈月殿嫦娥冷艳香心悬郎君安危，一步三顾，粉脸含愁，竺任豪目睹其情，心有不忍，遂与眇仙娘商量。陆翠兰此时心疼爱女，也就将安琪告诫之言放诸脑后，加之两老对“七绝阵”受困耿耿于怀，也想就机杀他几个煞心中怒火，于是仁人重上哀牢。

仁人急飞急驰，翻岗越岭，恍如星飞丸坠，瞬息之间，已越过数座山岭，前七关原被安琪闯过而不加过问，此际仁人欲渡，可就没那么简单，一照面，即被明挡暗袭，打得不亦乐乎。

然而无名叟、眇仙娘夫妇何许人也，月殿嫦娥冷艳香出困后受安琪暗运玄功灌注内力，说不得一路上斩关夺将，扫清多少路障，眼见千辛万苦，终于又来到“砂沟”之前。

“砂沟”镇守者摩哈和尚，受了假桃花居士一肚子闷气，正没处发泄，刚好仁人来到，于是一场恶斗立刻展开，竺任豪与摩哈棋逢对手，恰多逞平生之学，直杀得雾惨云愁，那摩哈和尚久战江南枭雄不下，怒气益炽，正想以南天竺绝门奇功取胜之际，蓦觉顶门如同狂飚疾扫，心中一惊，急一斜身，“脱袍让位”，飘出斗圈之外，回眸望去，原来是王森自“一线天”飞窜降下！

王森乍自“一线天”而降，无名叟仁人惊多于喜，王森功力，彼等所悉，而“一线天”非无名叟之所能超越者，怎的王森能安然而降？

此际追魂秀士王森足甫立地，来不及与无名叟等见礼，先一回身，双手长揖道：“摩哈长老佛安，在下追魂秀士王森，

这厢有礼了。”

摩哈和尚在旁正打量王森，见他以礼相称，不敢怠慢，忙合什宣声佛号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施主……”

他说至此，忽然瞥见王森手中银光灿烂，一双闪电般眼光，不由注意其物，王森听他忽而不往下说，心知其意，乃将手中“银筒”高举过头，念笑向摩哈和尚说话：“在下有不情之请，未知摩哈长老，可见‘银筒’之面否？”

摩哈和尚闻言，忙不迭答道：“睹物如令出，摩哈何人，岂敢不恭敬从命，施主但说无妨。”

王森笑容一敛，手指无名叟仁人道：“在下拟请摩哈长老暂移佛足，开‘砂沟’之一角使此仁人入内，未知长老肯否？”

摩哈和尚闻声变色，沉声说道：“施主，照理贫僧应予从命，但‘砂沟’目下已经布置，处处理有机关，专候中原诸老浮步而过，其间曾费贫僧数月光阴，如不慎而触发，则贫僧前功尽弃，除照教规伏罪之外，又得重新布置，施主手持本教信物，量必本教嘉宾，万望莫使贫僧为难。”

王森闻言，未及答话，那边竺任豪早已按捺不住，正欲踏步上前，王森急急使个眼色，一边含笑向摩哈和尚道：“长老休怒，既不允在下所请，即令彼等折回山外吧！在下与彼等有一面之识，权当引导，不知长老可肯高抬贵手？”

摩哈和尚本想截获仁人请功，但碍在王森手中“银筒”，只得做个顺水人情，故意呵呵大笑道：“施主持令而问，贫僧敢不从命。”

说毕之后，身形乍转，僧袖一拂，身如闲鹤，浮步往“砂沟”而入。

这里王森回头对仁人道：“此处非说话处，赶快下山，书

生有话告知。”

说毕，当先纵身而起，无名叟等仨人只得跟踪而下。王森以“银筒”持有之权，将仨人带出哀牢山外。方将安琪以孤独老人的面目，掳走自己，直到重新以桃花居士之面目，与自己相见始末，原原本本的叙述出来，最后并说：“以森罗地网主人翁之言，琪弟目前功力，已超过当年玉面潘安介云山傲视江湖之能耐，虽孤身入迷宫，毁敌固非易事，而敌人欲胜之，亦一难事，况且有他在内接应，想来无事，我等尽可放心。”

王森稍作一顿又道：“琪弟以‘银筒’交付于在下，以书生爷付之，中秋之前，甚可充分利用，琪弟弟并暗示他人莫再入山，轻身涉险，打草惊蛇，反增麻烦，所以，在下决意摆脱摩哈秃驴的纠缠，重出哀牢山，待中秋期届，会合中原诸老，再图大举进入，总舵主以为如何？”

竺任豪闻知当年第一魔头玉面潘安介云山重现人世，心甚不解，经王森简练扼要一说，方始明白，于是，月殿嫦娥冷艳香在仨人劝说之下，方才放弃入山找寻安琪的打算与无名叟等人一齐出山，投住新平镇上的一家“升平老客栈”，安心等待中秋期届，再持“银筒”入哀牢山一斗群魔。

且按下无名叟诸人不表，再说安琪。原来安琪将“银筒”交付追魂秀士王森之际，耳中已闻得轻微声息，于是暗提真气，身如幽灵，点尘不惊，人已离原地数十丈外，循声追去。转眼间，追出洞外，眼触外界，乍然一亮，倏觉一条黑影，恍如游丝，疾投眼前密林而没。

轻功绝顶的安琪，怎肯让来人轻易地在他眼界消失，冷笑一声，振衣而起！